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十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孫學士洙墓誌銘

黃門李

清臣

元豐五年十一月 天子有詔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洙學術  
行誼有名于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其以為翰林學士入謝賜黃  
金帶既馬塗金羈勒文鞵躬從官同燕集內侍監治具悉如故事  
名聲光榮赫然驚衆士大夫敬艷相語曰 今天子學如舜禹湯  
文或制畫從中下及對見諸臣有所訓諭言成法象躡合經誥而  
孫公乃以文章蒙被知賞於詞臣為第一是其行能固有以得之  
行且大用矣十二月偕樞密直學士陳公襄詣城南省故人於坐  
感疾有輿還城東第既累日不朝 上馳遣太醫診治內侍就問  
所苦者再親及省疾饋藥冠蓋交道填門不絕明年五月頓劇不  
起奏 上對輔臣嗟惜常賻外特賜錢五十萬錄長子乘幼子撲  
為秘書省正字族子樞守將作監主簿諸孤奉柩南歸卜以元豐  
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諸孤及其弟慚來請銘清臣辭斐陋漸

曰予兄列職翰林踰月亟不幸雖受 聖主恩本羈孤自信立朝

無朋今欲襄大事維子其記不則何以慰諸泉下清臣曰子以是  
義命僕其敢不諾公字巨源自高祖以上為廣陵人曾祖易從始  
徙真州揚子慈祖再榮累贈尚書兵部侍郎皇考錫起家進士高  
等終司封郎中集賢校理以儒林先生長厚有德稱于世公少奇  
邁秀出諸兒十九歲登進士第補秀州司法參軍益自厲究覽諸  
書持母夫人喪既除調杭州於潛縣令詔以六科舉士包文肅公  
拯歐陽文忠公愴吳孝肅公奎皆薦公可備親策所奏論說五十  
篇善言 祖宗事拍切治躡推往較今分辨得失抑揚條鬯讀之  
令人感動嘆息一時傳寫摹印目曰經緯集韓忠獻公曰慟哭泣  
涕論天下事此今之賈誼也及試秘閣偶甚喪不赴會置省崇文  
院校定四庫書召公編校改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治平三年京師大雨水 英宗詔求直言公獻疏言時政七事要  
務十五事凡萬餘言至到懇惻事皆可行屬 英宗不豫疏入不  
報歷秘書省著作佐郎秘書丞便親通判杭州事未行丁校理憂

公去官居喪三載喜顏不見於面戲言不出於口惟默然獨坐觀史讀書因廢然歎息曰父母俱存人生樂事真不可得吾欲養而親不在所以賢者抱恨於終天為無涯之憾矣時遇伏臘必親自治修恪誠愛敬涕泣終日嘗曰我親雖享其能食乎居喪三年始終如初未嘗少懈服除起為史館校討同知諫院兼直舍人院公即上言乞增置諫官以廣言路古者明四聰達四目可見王者之視聽不可不廣王者之見聞不可不遠深居九重言路廣遠則睿智日新聰斷神明矣時王安石以論青苗事諫官多有不合而御史諫官皆被黜逐公鬱鬱不能無言嘗語人曰博施濟眾實為利民事但堯舜其猶病之能為之耶若執一己之見而欲利於一時今雖要結於民恐日後取怨必多也於是懇求補外得知海州入為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直學士院神宗見其文深嘉之曰孫洙學有淵源殆非尋常觀其制作行誼出於天性學術本於經書且博習墳史多識典故允稱儒林之士其為翰林學士宜矣遂大用知制誥誥冬感疾至明年五月頓劇不起而薨享年四十有九子

二皆為官公天資穎絕博學多智進退整暇道古今事有條理漢魏以來書記其文可道者即能成誦議論時事切言得失未嘗少異其說經緯智識策問章奏難於殫述屬余為銘今略舉其概而為之銘

天生賢敏 卓然不羣

英才犖犖

鑑古知今

擢為翰院

佐 天子命

經邦緯國

極言時政

日益

聖智

惟在利民

有詔求直

萬言奏懇

欲廣言路

讒佞不興

養親不在

止自悲吟

嗷嗷無涯

抱恨終身

學本洙泗

洋溢聲名

三公薦舉

備策時問

允矣孫公

賢良方正

揚待制繪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士君子既有所學立於朝廷之上不患其有言而患其無言言則引君當道止不義明是非辨曲直也故古有諫官若待制揚公者斯人可稱謂有言者矣公諱繪字元素少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

判荆南 神宗時為修起居注知諫院公即建言宗室以服屬裁  
蔭子之數立出官之法 神宗嘉納之向傳範為京東帥公即上  
言請易其任以杜外戚僥求之意 神宗曰得卿如此所言甚善  
誠可止異日妄求也宰相曾公亮用所善曾鞏為史官公又上言  
曰前數月人已知鞏為實錄檢討矣夫公亮以 朝廷名器擅為  
已物私以與人乞正招權之罪鞏既罷史官繪亦罷諫職除兼侍  
讀御史中丞滕甫言繪有何罪而罷之 神宗於是詔甫曰繪堅  
求外補蓋繪未究 朕意繪迹踈遠立朝寡援不畏彊禦知無不  
為 朕一見之即知其忠直可信故擢置言職知之亦篤矣今日  
之除蓋難與宰相兩立於輕重之間姑少避之卿其諭 朕此意  
公知之曰諫官不得其言則當去經筵非姑息之地終辭不受未  
閱月再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舉青苗法  
在廷諸臣皆以疾辭去公獨上言曰當今舊人多以疾求退范鎮  
以年六十三而去呂誨年五十八而告退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  
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在朝諸臣  
一朝遠去 陛下可不思其所以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  
春秋夫春秋皆大經大法所載聖人立言在一字之褒貶其意至  
深宜學者研窮深味究其微旨何今學者以三傳解經公又言安  
石不知人提舉常平使者暴橫公論免役有十害請罷之曾布疏  
其說 詔付繪分析公執前議遂罷以翰林學士知亳州徙應天  
府又徙杭州再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議者欲加孔子以帝王號公  
曰孔子帝王且師之不可加以帝號若加以帝號則尊而非尊矣  
公嘗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  
副使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 哲宗即位徙  
徐州復天章閣待制知杭州時公老而有疾不愈享年六十有二  
而薨公漢州綿竹人也為人放曠不羈不懼權顯有言必言吏事  
敏給為文立就所作有集八十卷行於世子皆蔭授家甚貧公既  
歿余嘗思其行愛其才有士君子風鯁直之概不與庸眾同余故  
不能無言謹為之銘

待制楊公 職為諫官 立朝剛正 事君忠直 時在

神宗 數言諫諍 不畏彊禦 不懼權貴 惟言是盡  
幸 天子聖 知其忠直 心存王室 納諫如流  
不以黜陟 常居言路 或為耳目 或為股肱 以廣見聞  
昔之比干 身遭剖戮 今之楊公 愈諫愈得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六

蘇文忠公軾墓誌銘

文定公蘇

轍

子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 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吊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大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材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嘗學四方太夫人教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願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

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實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論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諱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發書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閔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前得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 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

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實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之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疑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折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場所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目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軫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禮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郡嘗有盜竊發而不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復獲杖策



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 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 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 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 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各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

可士大夫知

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 哲宗

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 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復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 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衙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 上意於

崔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 上有所學元悟 上雖共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肯首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 上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

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稱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寔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却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爲不定若深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 皇帝降勅置獄逮治而 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 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劾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 召 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美婚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言家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

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發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闕闕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塩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塩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六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與是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馬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 皇帝 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人不入貢失賜子厚利意欲求朝矣未測 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鄙薄甚可見矣其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僮其計且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 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以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比折抵小嶺鑿垂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

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峻人皆以為  
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  
復言三吳之水豬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  
潮濁而江清朝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  
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舡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  
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  
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  
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  
翰林承旨復侍兩宮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  
授命於宋會 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  
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  
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  
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救本末決其陂澤注之  
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  
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  
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  
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群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  
非一 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  
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  
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  
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我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  
及公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 朝廷不從其  
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  
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  
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舡夫之乏困故其所  
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  
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 朝廷從之未閱歲  
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  
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  
帝中勅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一學士

高麗遣使請書於 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父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替蝨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序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夫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父發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父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公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寵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發舊人公坐為中

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瘍所侵蠻蜚所侮宵中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昇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涼自止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旨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之為屋三間比之甚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祐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軍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寶七年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

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萬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  
漢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篋符篋齋篋壽明年閏六月癸酉葬  
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  
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  
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  
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  
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  
心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  
近喜怒哀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  
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  
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  
先儒所未達旣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  
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  
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季  
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九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勸自言  
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怕  
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旣除喪  
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  
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  
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蘇自樂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  
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先出而從君道  
直言患行險如夷不謀其躬 英祖擢之 神考試之亦旣知矣  
而未克施晚侍 哲皇進以持書誰實問之一片而疏公心如玉  
焚而不死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  
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  
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  
賢我初言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比皆遷于南而不同歸  
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之二十七

吳正憲公充墓誌銘

黃門李

清臣

熙寧元豐間 天子本道德以制作 憲度官共其事吏食其力兵  
閑教令民順職業後先小大治有化 次已而年穀屢登府庫羨溢  
風俗醇朴四夷賓服有相臣充實 右 天子協濟文武自初暨  
厥終靡不在事歲已未秋病不能 天子遣中人將太醫診治  
有間時憂壽喜憂豫 上憂恐奔 群祀大赦罪人十月乙卯

太皇太后遺詔出公欲赴臨詔止 公聞 上哀毀過度耿耿不  
食復請入對 上使諭拍卿羸茶 加起疾動則平復益遲當體此  
意公奏曰臣受國厚恩不得班 殿伏哭盡哀又不得望見  
陛下顏色慰解聖意臣抱恨死不 矣乃許成服大慰前一夕習  
步履拜跪力不勝仆地即拜章言臣不幸犬馬之疾寢以弗瘳臣  
自變不復任 陛下政事罷相位歸 節骨其墓手詔慰諭還其奏章  
七上弗已明年春有輿歸第遂拜 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四

月甲午朔公薨聞 天子嗟悼為 掛龍朝臨奠涕濡御衣訪諸孤  
所欲諸孤稱遺戒母子朝廷以私 上益悲憐其志遣使賜龍腦  
香水銀以殮特贈司空兼侍中錄其子孫七人家以行狀上太常  
請謚太常合博士議皆曰公在法應謚公少立挺特華髮愕愕不  
苟不妄動中繩準與世冥合而蚤為 英宗所識不營援助而出  
于 主上自擢事君盡其心不以已之利害易所守方盛明之時  
洞照群下有如太陽正中萬物呈露曲直短長弗藏毛芥公道是  
先端人是使而公立朝更東西存幾十年恩禮始終無少衰益  
逮其歿士大夫追評指數無得而疵正而可法非公誰哉宜謚正  
憲眾應曰然將葬吳氏孤又謂李清臣曰自先公總史事君嘗為  
屬子其名清臣再拜跽曰公德光於後列實應名法謹按有吳君子  
延陵季札之後是生相國字冲如其先為建州浦城人肇緒自札  
而子孫散居南方顯微下歷千餘載至公之曾祖進忠不仕唐文  
祖諒明儒學教授鄉里皇考待問登咸平進士第官至尚書禮部  
侍郎宅于家公初縣父蔭補太廟齋郎兄正肅公育及次兄京方

皆科選高等知名而公試武成王朝亦第一學者誦其文辭明年  
中第歷濠州鍾離縣尉應天府穀熟主簿召直講國子監秩登州  
蓬萊縣令兼吳王宮教授他官往往喜燕脩與宗室狎習公齒少  
獨正色飭厲自首弗與雜坐坐語宗室加嚴憚更爲闢除聽事施  
講坐聽所誦說 英宗在藩邸心已竒之正肅公知開封府公以  
嫌解官權作宗室去歲上奏一仁宗命分錄賜南北宮 英宗得  
之書爲屏以置坐側又獻所爲文授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正肅  
迎親在長安公求通判河中府父喪服除復知禮院權判尚書吏  
部尚書曹自大理寺丞再遷爲太常博士歐陽文忠公判流內銓張  
侁胡宗堯例改京官批旨以二人常犯法並循資明日引對與文  
忠公立殿陛公即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遷 仁宗  
諭所以然會文忠仇家奏宗堯父宿顯近疑有司用宿故授宗堯  
文忠出知同州公上疏辨直文忠復留修唐史而公以此改知禮  
院 溫成皇后葬宰相護喪太常屬僚多守禮異議主吏迎官長  
意用印紙行文書爲私便不關屬僚公即移文開封府按治會御  
史亦有言宰相謂公諷之出知高郵軍數月 仁宗特召還判太  
僕寺改群牧判官賜五品服徙開封府推官舊制用軍將分典八  
廂寓繫罪人或賊請弗一土則械囚空舍距開飲食公始奏置使臣  
察廂事徙三司戶部判官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知陝州至則撫猾  
吏傍緣公事爲姦者置于法裁減厨傳饋送將迎皆有程式曰州  
當大道太守用民力買糶過客亦軍士遇或病不能就道以官舍  
寄留飭醫師護視較失亡有罰以勸死者徙京西路轉運使唐州  
派人自占曠土貸與五百萬爲官半年錢約豐歲償官 仁宗遺制  
憂賞作治永昭陵京西財賦補並州縣莫知所出公優柔調度民  
不知勞密縣稅輸管城人久便安之守臣請輸河南衆憚費愁恐  
前本道使者不爲言京論列乃如舊妖人李浩挾術惑衆逐之貴  
人子弟有亡賴犯法者亡所貸部中清靜 英宗即位恩遷兵部  
徙淮南路大理寺丞諱宗道縱妻楊氏韓處其同產妹至于死州  
寇覆不治公得其狀以奏詔流江南遷工部郎中又徙河南路賜  
三品服道由京師前此 英宗數訪公所在及對加勉勞半歲召



為三司鹽鐵副使 上即位恩遷刑部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面  
諭 先帝知卿父因道所以任用之意公頓首稱謝時君卿遷官  
當草制公奏君卿蒙恩太亟 上為降一等面擢知諫院判國子  
監兼判太府寺與修 英宗實錄詳定轉對封章提舉集禧觀事  
上言朝士親歿或葦葬數十年宜限年使葬遂著于令河北水災  
地震為同安撫使繕城郭宇倉廩卹流亡逐不善更薦引其廉良  
民心始安遷朝中書進擬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詔以  
他官代之留不行以親嫌辭謀職改知審官院權判尚書禮部管  
勾都水監實錄成遷右司郎中權三司使公事邠州守訟解池鹽  
法非是詔詳決利害公區別條奏法得不發召入翰林為學士權  
三司使進拜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位數年詔諭中書稱其盡瘁  
事國拜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樞密使群牧制置使京城騎馬  
嘗以三月出牧八月還廐廢田十餘萬頃牧卒患苦卿而馬以暴  
露咸月疑乃議募民耕取其粗食馬自是罷出牧配卒遇寒月令  
所在留役使頃仲春乃上道全活者眾又請十惡非死罪許原赦  
勸其自新置武學收召謀勇以養將帥之材合禁兵疲老者為數  
營居于城中擇文且第差役及建募巡檢兵曰土人知道途徑且  
無服勤成也九進畫圖慮恩省湛密同列服其精審曲當事多施  
行者王荆公辭位拜公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請置局修  
仁宗 英宗史命公提舉乃為九例以進賜對天章閣又言賜功  
臣號本唐艱難時以寵慰武士大臣豈宜用此及建置義倉皆從  
其請十年為南郊大禮使因言親祠太廟在仲冬是為承祭兩功  
臣不預配享郊主裡際而不先燔柴議禮者以公說為是時天下  
大法已定內外晏然事關大弊多人主親決公退食雖對家人未  
嘗講朝廷事其陟降左右措置機務進退人才至于詔令已下人  
始知之亦莫知其誰何贊助議所主出然論者見其君臣相與之  
間禮意篤然而一時更制効見太平則知宰相必有以當 上心  
而其事業不待言陳而可見也公家自正肅公貴曾祖已贈太師  
祖贈中書令皇考贈太保及公為丞相皆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封周真秦國公祖妣陳氏亦自吳國太夫人更漢國祖妣葛

氏自越更唐二國妣李氏自越更衛國公娶李氏右諫議大夫宥之  
女封鄭國夫人子男三安詩國子博士安持太常博士權群牧判  
官安時太常寺奉禮郎早卒女四長適殿中丞歐陽發次適尚書  
都官員外郎呂希績次適光祿寺丞夏伯卿次承事郎秘閣校理  
文及甫孫男六儲偃倅仰倅僕倅大理評事餘皆守秘書省校書  
郎公學術通洞古今其文章論議簡潔無長語以經為師有遺藁  
五十卷享年六十元豐三年十一月丙申葬開封府開封縣新里  
鄉大邊村之原銘曰

惟氏勾吳 源自太伯 季子不佞 夷衍厥澤 系系仍仍  
重雲累曾 逮公之先 始徙于閩 考遷京邑 出益以振  
公生而異 亭凝粹秀 考共弟順 發聲自幼 道學德物  
取用有餘 弗倚弗跂 中正之居 惟 聖天子  
有偉制作 匪我相巨 孰與究度 法令斬斬 膏惠油油  
兵閑士戩 農敏于疇 天子聖矣 相則吳公 帝念厥勤  
斬罷崇終 隲王不騫 篆石不勒 後于斯年 人有遺則

主懿敏公素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公諱素字德儀故宰相王文正公之子其先大名莘人也皇曾祖  
魯國公諱徹皇祖晉國公諱祐皇考魏國公諱旦皆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曾祖妣秦國夫人田氏祖妣徐國夫人任氏秦國夫  
人邊氏妣榮國夫人趙氏維公皇考實相 真宗於景德祥符之  
間當是之時天下衣食滋殖百官各任其職而兵革不如於四夷  
可謂賢相矣方其薨公猶未官朝廷錄孤以為太常寺太祝遷大  
理評事同勾當太府寺斗秤務天聖五年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  
身又召試得通判潁州更懷州許州累遷太常博士又召試得五  
品服且宰相子比皆用試得帖館職公獨以大目親嫌故抑之以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濮州運使欲加賦瀕河之田公言日者河以  
本道而民困於失職今大河新還流者猶未盡復可益以重斂乎  
於是詔自濮七州毋得令民過出租以都官員外郎知宣州御史  
中丞孔道輔薦以為侍御史道輔出亦出公知鄂州罷配民計口

信蓋鄂人德之以職方員外郎知宿州慶曆二年改兵部員外郎  
知諫院同判國子監 仁宗方留精政事患聞朝廷得失御筆親  
除諫官而歐陽脩蔡襄余靖與公相次進用公起少年蒙上所知  
輒遇事感發嘗言凡朝廷欲有所更其初不出于士大夫之論則  
中書不敢以自行願 陛下收威福之權明利害之分事如無可  
疑毋須下議兩制徒爲紛紛也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願文辭漫  
漶不足以應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  
之法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名之費數倍于前請置官三司量  
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曾皇子生議欲因赦百官進官  
大賞資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縣官財用不足宜  
留金繒以佐邊費謹官爵以賞戰勞其議爲公止 仁宗問御天  
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興治革弊之方公又大疏時政姑  
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者末以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爲戒它日曲  
召諫官歐陽脩與公等四人面論曰卿等皆 朕所自擇數論事  
無所避特皆賜服章非繇宰相言也於是賜公三品服除天章閣  
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初置按察諸路皆以苛爲明獨公爲  
不苛人然貪吏蓋有自投去者罷罷復折二稅羨給數十萬朝廷因  
以戒諸路以刑部郎中爲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知渭州未幾坐嘗  
屬河東轉運使劉京市材木制下御史臺京自以已坐得罪而公  
所市無私民猶降公知華州旣而言者又以謂公與監察御史裏  
行閻詢爲連姻方置劾時不以其事聞旣奪詢裏行亦落公職知  
江州未行改汝州更潞州丁太夫人表氏憂服除知兗州復以天  
章閣待制知渭州即除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遷判三班院以  
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至和二年秋大雨壞蔡河水入都城中  
密詔馬軍都指揮使范恪障朱雀門公違詔止之曰方 上不豫  
軍民慮全多覆厥柰何障門更以動衆耶公於時晝夜檢訪姦穢  
都下爲之肅然當建請置使院判官主執事置八廂官決輕罪置  
發放司句朱官以檢稽違後多見施行以龍圖閣學士爲定州路  
安撫使知定州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  
錢以供厨傳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亦加困而不能

勝公為一切裁約之省其費過半鐵錢唯行於兩川歲加鑄無止  
故錢輕而貨重商旅不能通行公為罷鑄十年而物價差以平利  
州路飢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公奏至 上數稱  
嘉之公為政在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為王公異斷復知開封府  
為群牧使知許州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尚書工部侍郎 英宗初  
再遷兵部侍郎治平元年秋虜寇靜邊塞權臣原帥陳述古與副  
總管劉几議進兵不合虜復圍晉安堡天子西憂以端明殿學士  
又知渭州既入見 英宗諭曰 朕知學士久在邊陲有警願朝  
廷誰可屬者其勉為 朕行於是當首故老皆歡呼越境望公之  
來比公馳至則虜解圍去矣公居不帥涇原取將卒有恩無不得其  
歡心又善料敵情故塞下戍常少而積粟至十餘年嘗廣渭之西  
南城濬隍三周屬羌間以土地志獻公悉募置弓箭手其行陣出  
入之法身自督教之其居舊皆牙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公為  
築八堡使其居足以自保而又皆感泣曰誓不敢忘我公之德  
所部東西兩路巡檢比分領之盜即手不得以自便公曰此豈前日  
募民兵意耶悉使散耕田里遇有警則發之故其涵養士氣名為  
勇悍它路莫能及原州蔣偕說宣撫使范仲淹築堡大蟲巉堡未  
完而為明珠滅賊伺間要擊之偕輒從間道遁歸伏庭下當以軍  
法論公貴令復往總管狄青曰賊方據險設伏以待官軍偕輕而  
無謀往必更敗公曰偕死則俱往青計不得行偕卒能以死致其  
首完所築堡而還蕃官蜜斯哥本天水羌也嘗與賊為用始州欲  
羈縻之因請以為十族巡檢及下公議公即聲其罪械還本族既  
而叛去諸將曰不重購之後必為邊患公曰吾在邊虜未嘗敢輕  
入彼斯哥何為此公一日燕堂居崖邊民乘鷲走入城諸將曰使姦  
人亦從而入必將舉而內應不若拒之弗內公曰若拒之東去勢  
必搖關中當且納之固知虜不敢犯我此必有數言動之者乃下  
令曰敢復有言虜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其傳果姦也諸將皆  
服莫如公所料改澶州觀察使為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  
今天子即位移青州觀察使復以為端明殿學士遷尚書左丞為  
河東四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會汾河大溢公曰若壞平晉遂

將灌州城乃命先具舟楫築堤以扞城一夕水果至人得無恐至  
今人每過公所作堤而留歡之晉荐飢公勸大姓出粟活殍者十  
餘萬人及公去州人送馬首環泣終日不得前又改徐州觀察使  
辭不拜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以疾求補外留兼提舉醴  
泉觀又知汝州歲餘乃言臣被病久願不能任君事願還政於朝  
遂加工部尚書致仕職如故事致仕雖三公無帶職者朝廷方  
施用新法公首以學士就第時人榮之公少感槩有大志人不敢  
以貴游子弟遇之及顯在朝敢言天下事數擊姦佞 上前其言  
不屈於勢權然瘡於薦士雖武夫處士常急於引拔與人交周旋  
無不至不藏怨於人凡所與游皆一時豪賢稍稍去至公鄉者多  
出公後慶曆中朝廷患政事因循日久二三大臣因與其謀盡更  
前之所爲而間至於不次用人於是論者皆指以爲朋黨及大臣  
者去人莫敢以爲言公常獨言富弼韓琦范仲淹皆有重望宜復  
召用處之以不疑 仁宗嘗命公悉上爲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  
徽殿中公晚之涇原 英宗許以大用公還在道大臣入問 上  
疾數問王其幾日當至問又趣令入見公至會 英宗大慚又僂  
而去國也公在涇與蜀尤有愛於民皆圖公像而生祠之公歷撫  
三路歲且久未嘗一朝用兵夫厭難於機先與收功於後其孰爲  
愈哉公亦不自有也熙寧六年三月甲寅告公薨輟視朝一日有  
司謚公曰獻敏其年五月庚申葬公諡封縣新里大邊村文正公  
原下娶李氏禮部尚書維之女同安郡夫人又娶氏給事中涉之  
女安康郡夫人又張氏太博士遜之女永嘉郡夫人子男九人厚  
進士及第早卒固大理評事凝秘書省正字常與將作監主簿女  
二人適將作監丞李謹文居中所著文集二十卷余與今參知政  
事馮公當世少從公游及公薨余自次公平生所爲作之銘而當  
世爲公書旣又樞密相文潞公爲篆公之銘蓋皆不待公予之所  
求然則觀公之於人亦其至哉余雖不能文得附見於後世以信  
其人庶幾公爲不亡焉銘曰

允太真宗

魏公經之

列功配食

後人是詒

公發匪馮

遇中尚少

進擊姦回

其執不撓

三邊遠長

往御貌虎

一旅不驚 終公之去 公去幾何 寇猖在野 造綏拔謀  
皆出公下 治平之初 必進謂公 儀儀來還 孰謂不逢  
公猶有施 公則思止 尚書端明 頌豈不煒 公言猶新  
刻詩在珉 竹之謂誰 惟時三人

新刊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七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八

梁莊肅公適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父為翰林學士卒時公為最少未及仕它日因類其父所為制詔奏議并自所為文上之 真宗覽而嘆曰梁某有子矣即除秘書省正字天聖初知開封府以曹參軍故宰相呂夷簡知府事時器公材以薦諸朝知蘇州崑山縣知梧州五嶺自偽命時折民稅已重其後轉運使以調用不足又復折之公言用殆不能輸遂詔勿復折至今以便民還句當在京諸司糧料院累遷大理寺丞通判秦州廢港口待賢二堞先是漕渠患水高故置堞以節水然歲渡舟多壞而公私不以為便公因大發夫濬渠而廢之明道二年天下飢淮南尤甚公募大姓輸米作淳糜以濟民蒙活者數萬人以太子中舍監在京廣衍倉景祐中進士及第換中允知淮陽軍京東歲常預支錢市帛七十萬後三司益至二百萬公謂其法本以惠下貧而抑兼并今取多則傷農况取之未能止朝廷為減其數如初其年南郊赦書錄朱全忠之後公曰全忠叛臣也何足以為勸 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召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以誣人至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傷為疑公曰殺人以刃或可拒以誣則其可免乎卒以重辟論會有異禽翔端門上既又下廷中於是左右大臣莫不以為瑞公曰野鳥來處宮庭此何瑞也間因得對 仁宗數以所上言稱之御史中丞薦公材堪御史中書以法未應除明日欲用為諫官中書又以為言 帝不懌再遷太常博士提點京東路刑獄為開封府推官遂改右正言諫院供職管句國子監奉使契丹新除樞密副使任中師與公有親嫌公辭為諫官乃以直史館判太府寺同修起居注經制陝西糧草與知慶州范仲淹同議邊機十餘事上之其言攻守之計甚長還知諫院前後嘗言知樞密院夏守斌經略陝西無功而還不可復與機密龍圖閣直學士張存辭知延州不行更求它善郡畏避不任事官即見斥入內都知岑守中坐賄貶光州求削籍留京師撓法不可許廊延路鈐轄

黃德和望賊退走陷二大將宜即誅塞下河東欲却降羗藏材族千餘人夫勢窮歸我却之足甘寇心脫納而撫之後或得爲用比來邊儲不充欲施告緡令于天下百姓紛然不自安宜早停其議北京大建宮闕徒費無益當有所裁節 祖宗時皆殿試進士得人不少今罷殿試從南省奏名則恩不在 陛下而在有司且如舊制便皆從公言又首與御史中丞賈昌朝較景德以來迄于康定財用出入之數內自宮掖外及權貴而下歲省浮費數百萬慶曆二年權知制誥判昭文館知審刑院契丹遣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款朝廷命公復聘契丹已而元昊果令賀從勉賁表至境上又命公使延州遂定元昊復臣之禮入爲起居舍人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開封府事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頃之願治郡得知兗州弛本州所產鹽禁歲省賦錢者不可勝計萊蕪鹽鐵舊嘗十八治今所存唯三治戶猶破產而逃公募有力者使主治十年予一官於是治無破戶而歲有羨鐵百餘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爲樞密直學士鄜延路經略使知延州元昊旣稱臣公遂徙重兵內地復安定黑水園林三堡置權場于保安鎮戎軍招還金明屬戶三千餘帳元昊曰前所掠蕃漢生口有誓詔兩不復還矣遣人屢索之然而公卒不遣告歸至鄜治葬事過都除翰林學士尋改翰林侍讀學士知澶州又爲秦鳳路經略使知秦州斤近邊土田募弓箭手自占減戍兵吏還其非要害處堡障悉併廢之又省西事以來益置官百餘員更以一當十大銅鐵錢以當三民間不復敢盜鑄而物價以平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復知審刑院爲同群牧使與翰林侍讀學士宋祁共定法寺所用斷例務在重輕平法吏不得以高下皇祐元年拜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明堂覃恩進給事中張堯佐自三司使除宣徽河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臺諫官連上封不報又力爭 上前紛紜不能已 上諭令中書戒厲大臣不敢言公獨進曰臺諫官蓋自有言責其言雖過在陛下所容然寵堯佐大厚亦非所以全后妃之家遂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取戒厲乃不行廣源用蠻僮知高舉與犯邕州又犯泂江九州進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 上欲遣使招安會廣州得賊



將黃師交偽榜且言知高顛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初欲予之公曰  
若爾二廣恐非朝廷所有臣不敢與聞因命樞密副使狄青爲宣  
撫使以經制南事及賊平 上顧輔臣曰卿非用梁適言南方安  
危未可知也御史裏行唐介旣彈宰相更接致舊臣 上怒急召  
二府付介所留章介猶立殿上不去公曰宰相豈御史當薦邪此  
介下殿殿中莫不愕顧明年參知政事契丹又遣使來論國書中  
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矣詔中書  
樞密院共議之公曰此易屈爾當答之宋蓋本朝受命之士契丹  
亦彼國號今無故易爲自去也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五年拜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入內  
都都知王守忠以老疾方求爲直節度使公謂它宰相曰內臣無  
除真刺史者况真節乎 仁宗念東宮舊臣獨守忠在已嘗許之  
公執以爲不可 帝意未決公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  
內臣爲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矣乃得不除張貴妃薨小殮于皇  
儀殿公曰皇儀不可治地喪然宰相陳執中不能正其事又欲以  
公爲園陵使公曰嬪御無園陵之制始定葬于奉先寺公旣與執  
中內不合言者得以乘間傷公公亦數自請罷乃以本官知鄭州  
纔數日以觀文殿大學士復爲秦州時初建古渭寨距州獨遠間  
爲蕃戶所寇鈔及益兵拒守而它蕃戶多驚疑公至則具牛酒召  
其大族賸藥鷄羅等撫定之罷所益兵而蕃漢終公之去安然自  
居公兩在秦民爲立生祠歲滿求內徙遷尚書左丞知永興軍西  
人盜耕屈野河西田數千頃朝廷欲更定封界乃拜公定國軍節  
度使檢校太傅河東路經畧使知并州盡復西人所侵地 仁宗  
遣使嘉勞之未幾暴得風眩求罷邊易忘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  
知河陽 英宗初易昭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公被疾不已請  
曹州又徙兗州數上節有司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旣  
又乞骸骨遂以太子太保致仕 今上即位遷太子太傅熙寧元  
年 天子親祠南郊詔公入侍祠公以疾不能至 上懷思之不  
心賜襲衣金帶明年十二月十八日薨于鄆州遵化坊之里第享  
年七十計聞輟視朝二日 上發哀苑中百寮慰崇政殿門下贈

司空兼侍中謚莊肅四年九月三日葬須城縣登庸鄉執政里少英技自初立朝凜然已有大臣之風及歷二府位宰相九大謚論辭氣愉愉待計而已決蓋決而不可奪所至下條教嚴而不苛化者亦不少容威行施之以恩故其去多見思在邊尤有威名羗戎爲之遠去嘗爲 仁宗杜貴妃之寵正內治之事晚數勸立皇太子以定天下大計其言世多聞所著文集三十卷曾祖諱惟忠祖諱文度考諱顯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追封夏魏周三國公曾祖妣衛氏祖妣鄒氏妣閻氏封尚韓唐三國太夫人兄固祥符中進士第一人及第最有名娶任氏封越國夫人七男彥昌職方員外郎彥明都官郎中彥回屯田郎中彥通彥開國子博士彥昇殿中丞彥深光祿寺丞三女以嫁都官員外郎張好試秘書省校書郎王佑光祿寺丞程伯孫孫男二十二子駿子玉光祿寺丞子美子厚子野大理評事子維子諒子建子直子誨子憲子恕太常寺大祝子顯西頭供奉官子晉將作監主簿子挺太廟齋郎子問子鐸子空子約子履子博子敏曾孫男三希祖恭祖光祖銘曰

公世有文 自周實發 匪文發之 而子又傑 猷猷維公 敢前不疑 一心險夷 卒成無隳 公之秉鈞 風雨和豫 行道之人 式歌且舞 事有未安 予何敢泰 以規以劑 維義所在 公臨方垂 神旗豹尾 風揮電旋 萬旅一指 維公勞勩 匪內則外 亦有寵名 文武之對 於皇 仁宗 始終知公 出入將相 一時之隆 方其告休 公則未老 邈然去歸 高風是蹈 崇崇園立 孰陪在祀 有懷公來 公卒不至 葬公何阡 執政故里 公名之長 以遺萬世

王懿敏公素直贊

文忠公蘇

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多富之家也哉蓋公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

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  
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麾之則去者  
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  
政而公自許以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  
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擗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踊  
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譟亮虜即日解去公至宴勞將佐而已余  
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日之  
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  
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  
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  
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

配食及祖

顯允懿敏

維周之虎

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

懿敏在外

有聞無聲

高明廣大

宜公宜相

如木百圍

宜官宜堂

天旣厚之

又富貴之

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

彼窶人子

旣陋且寒

終勞永憂

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

佩玉劍佩

晉公之孫

魏公之子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九

范資政百禄墓誌銘

太史范

祖禹

紹聖元年四月詔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河陽范公知河南府留守西都既拜命閏月壬申以疾薨于河陽府居之正寢年六十有五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賻恤有加以右銀青光祿大夫告公第其年七月己酉葬河南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天池原范氏之先本家長安唐末避亂徙蜀為成都華陽人公諱百祿字子功曾祖諱遂贈太保祖諱度贈太師考諱錯以衛尉寺丞致仕贈太尉曾祖妣張氏祖妣李氏龐氏妣郭氏追封嘉漢唐昌四國太夫人太尉五子先公中大夫為長公其季也少穎悟秀拔力學不捨晝夜季父忠文公文章為一世所宗太尉携公入京師忠文哥之曰廊廟器也年十六游太學諸生少之已而文辭聲名在千百人上眾乃驚服舉進士中第釋褐為應天府楚丘主簿過河役民夫數千人公拊循愛養不一月工畢縣人德之相與為佛事三日為公謝以薦者為懷州武德令丁太尉憂服除調綿州龍安令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才識兼茂明於辨用科治平中京師大水制策降問時執政方議尊漢安懿王公對以五行傳簡宗廟發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部地裂水涌井溢又曰太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之祀重也門內之私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合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來也又陳十二事以勸 上德考官第策入三等 英宗親覽嘉歎欲不次用之為執政所惡遷一官以秘書丞知彭州濠陽縣 國朝制策三等惟吳育蘇軾及公凡三人焉丁昌國憂終喪知開封府咸平縣御史中丞鄧綰舉公御史召對固辭 神宗從之擢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發運司應詔於江池等州市木修金明池橋梁郡縣以戶等科之民以為患公奏曰 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縱今有司乃以方士所無有而求市於民恐官吏督責或有不堪其求者矣詔

即罷之徙利州路閬州兩稅外有新稅自唐僖宗僭山南免其稅  
移之閬中由是山南輕而閬重公請免新稅歸山南利守用武臣  
有周求懿者以熾重敗公又言至道前文臣知利州其後以右職  
兼監益利兵轄文武以邊界今領郡政名實兩失乞選文臣知州而  
武臣監路分兵則七分正事任一皆如所請瀘夷犯涪井官軍  
敗選部使者經畫兵事徙公梓州路加直集賢院既而檢正官熊  
本為察訪專節制以者聽于軍所羅簡葦夷數千人窮蹙請命禪  
將與言貪功欲居利之公諭以殺降之禍未聽亟見本謂之曰活  
千人者子孫必封公以窮歸我而君將殲之手本獲然遣屬官程  
之元持檄畀昌言及其降召還同知諫院歲荒民流公三上奏乞  
以清問之燕召政府大臣詰其所因使各書以對所以勞俸安輯  
之策又言民方困苦而定令未已有手實告匿之法有保甲給請  
之制臣謂治務有先後理勢有緩急今不先安民而亟欲行法前  
日之令因有未便設復為此而至於擾則周之餘黎不殆乎靡有  
子遺也哉乞以臣前後奏疏諭大臣使講求今日之急務收還法  
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公在言路不為訐激朝廷小事有所  
不言所言多天下大計上亦以是知之時郡縣常平或不恤荒凶而  
或增價與民爭糴或自為閉糴之令河南閬封諸邑不恤荒凶而  
督累年逋負夫河淤田而平原沃壤反有浸灌之害公悉以聞又  
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告匿有賞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  
恐必不知法意而至於騷動此生民治亂之所係也力令雖有手  
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理必不盡而明許告言則家家  
有告許人人為仇怨禮義廉恥其可得乎設若役錢由此暫均而  
使四維乖失所損孰大其後手實竟罷常平法行郡縣吏有誑誤  
輒以罪去公奏曰立法之始既要之以謹嚴成物之終宜濟之以  
寬易請薄其罪使得自新五路兵置三十七將選拔或升其人事  
任過重且許辟召布衣為參謀公上疏曰今大將未命而已除將  
佐有以勳蔭恩澤用有以瘵敗收有未嘗盡選任經戰陳有以故  
群盜得官而才無聞有碌碌無他能適以幸會有微功而選官願  
詳覈其素若功與夫舉者當否之實校其所長參而伍之又列其

其無狀者十有內人姓名以上且曰付之新格責以訓練給銅符以備差發賜鎧甲以籠軍容所長吏不得而預然匪人十數應暴之才雖一夫之勇但可爲人指蹤而求可泣衆也况又委之辟使臣許以察官吏小人處此必有乖悖識慮無取紀律不明五千之兵何所不至乞依畿縣舊制將佐專部分教閱餘即付之州縣而罷參謀 上善其言皆見施行選人鄭棧上書言事語狂悖侍諫官御史雜治公請對奏曰連逮者衆或可其有願論治獄之目戒其延蔓帝覽奏色厲曰依言 朕公對政狂生安足爲 陛下輕重以天地之造誠能容貸適足以增重聖德 帝改容嘉納詔趣具獄執政有忌公者絀諫官班以沮之公奏曰 國朝兩省官不必正負行其事則立其班所以明分職勸官守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兩省知諫院則絀而不與詔如舊執政愈不悅會公與御史治趙居獄妖人李士寧嘗以 仁宗御製詩贈居母有后族意及許與刀飾以龍方訊鞠而宰相素與士寧厚善御史徐禧言公鍛鍊士寧罪公奏士寧受惑愚婦狂童以致不軌當誅無赦禧縱出有罪以媚大目不可以任風憲朝廷以御史知雜樞密承旨辨曲直主者直禧公坐落職奪一官監宿州酒稅久之 上察其非罪就除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官制行爲司門郎中遷吏部元豐七年除起居郎明年召試遷中書舍人司馬溫公議復差役法公謂溫公曰熙寧初某爲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牙前數百人而民甚悅其後有司求羨余務刻剝爲法之害今第減出泉之數以寬民力可也溫公不從及議郡縣吏因差役受財從重法加等配流公押刑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徭役今日執事而受財明目罷役復以財遺人既以重法繩之將見當黥衣赭充塞道路矣溫公曰微公言幾爲民害遂已之是年冬使遼接伴蕭祐曰 南朝皇帝何以樂公曰崇高富貴復何言哉又曰打圍飛放否公曰無有也 上日出視朝近臣奏事百官各以其職進已而御便殿召儒臣講讀經史宴息則覽中外章疏以修政事此所以爲樂也祐嘆服次公旨同館說儀制公爲右番國信使引左番而不問 皇帝聖躬公曰儀未盡也何獨問 太皇太后而不及

皇帝必正之乃可館伴梁援曰此萬世法不可改公曰是豈可爲  
法者邪反覆詰問屢益而從之遂兩宣問使還權刑部侍郎有以  
強盜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而溫公謂宜  
論死公請間言之溫公曰強盜可閔也殺人不死則法廢矣公以  
書辨之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謂之不疑原情而謂之無可憫  
則不可今予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  
獄歲以萬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溫公復書曰鬪而救  
死尚可貸也因田稼而殺人牽牛踐田奪之牛且不可况殺人乎  
此介甫鶴鷄獄也公又曰昔楚子滅陳而縣之申叔時惡其滅人  
之國而欲復之也故有踐田之譬設有此訟不過還之牛而訟息  
矣今也初無殺之之心非若利於得牛而有之也遂寘之死與還  
之牛豈不異乎恐遂爲例則差之毫釐後將噬臍其可得邪溫公  
不能奪卒從之朝廷以公議獄持平真拜刑部侍郎先是元豐八  
年詔天下奏獄不當讞者案其罪有司重請讞斷刑峻密至有枉  
情以合法者公奏曰熙寧之令非疑慮與可憫而輒奏者免駁勘

至元豐刪去之去年詔書不得用例貸配有不當即奏劾自是官  
吏畏罪不憚論殺因以元豐六年至元祐二年冬十月終死者貸  
者之數以聞明年奏獄門下省多駁正當貸者皆欲殺公屢以告  
不可退又與執政書論之執政不從大理官亦以書勉公從執政  
意公復書責之執政怒言於上上有詔例在有司者收還中書置  
檢例官二人使議去取閱刑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  
之狀有異同各以上公自以不得其官三奏乞外任不許上跡極  
論其事疏奏悉如公請既宥諸囚而例復歸刑部自是中外奏獄  
無所避如執政前所欲殺者皆得擬例從貸免逮今八年其所活  
不可勝計矣遷吏部侍郎右選官冗累歲乃得調既赴官而宗室  
許占射成資即罷去爲堯庫者患之公奏請宗室負外置不獨恩  
厚公族且使在官無非次替移之怨時患負多無以注公檢索諸  
路父闕負而州不以報者百餘所亟補之人情悅服外選所以便  
遠官父而有僥倖公請用集注法人皆以爲宜領詳定省寺敕令  
公患吏胥猥冗議加澄汰以白宰相宰相遽欲廢其半公不可白

失職者衆法必不行。吳若以漸銷之自今犯法及死亡皆勿補不數歲所減過半矣宰相不從於是吏胥之去者怨讟罵然至有棄妻子凍餒而死者吏部書成賜金帛公固辭朝廷從之初元豐四年河決小吳元祐初水官請於北京之南開孫村口引河還故道宰相主之朝論異同不決三年冬入命公與給事中趙君錫同行視公歷東西二河觀地形究利害而東流高卸北流順下河不可回中途即馳奏至蔡陽閻德信請得神宗詔都水使者李立之曰河決小吳東流故道已淤高理不可塞宜勿復閉決口俟見大河歸納修立隄防公又以所得先帝詔書并陳之時宰相多以回河爲便見公奏不悅既還尚書省以詔旨問利害且謂大河東流爲中國之險要自大吳決由界河入海既壞塘濼又界河淤淺則河必北流注虜中失險阻之限公奏曰塘濼雖有限胡之名而無禦寇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阻途如涿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淤澱今四十二年迄無邊寇之警亦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爲辭是欲動朝聽煩聖慮若謂河注虜中失險阻之限是大不然何者太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比去今河流八年矣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誠不宜過慮設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北虜豈不慮乘流而擾之乎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類無險而不入豈塘濼界河之足限也哉及進對二聖以公之言然退詣政事堂大臣曰河不比去可必否公曰累章論列如之何不可又十數日而未有定議公再上疏極陳其不可且謂本朝河決必塞已塞復決未嘗復回於故道也今河行大岨之西至于衡漳北過泆水至于大陸趨徒駭分注木門由閻官道會獨流口入界河東歸于海合禹之績前人欲爲而不可得者也元豐以前未有回河之論八年以後乃有橫議王孝先俞瑾輩緣旁以自進外自既案視究見利害而大臣廷議踰月未決且竊感之况小吳之決先帝神幾睿斷不下堂而見萬里之外順天地高卑之性知百川脈絡之理明詔中出臧在有司大畧以故道淤高理不可復更不修塞遠近心服人無異論今一孝先乃敢妄議



乞罷修河司以省大費正孝先堯之罪以明典刑疏入即降付外詔  
朝執政奏事 二聖諭以亟罷河役詔下如公奏初欲為是役調  
夫費財其用不貲縣官所不能給科率調發出於六路百餘州之  
民欲以異幸不可以成之功而成之且有後災公獨抗權彊縉衆  
論其事乃寢以是為吏部久不遷五年三月兼侍讀五月除翰林  
學士時初詔經筵官通英講讀專對公首進言分別邪正自古  
所難唯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  
克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  
合權貴或性識頗佞或異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徧舉  
於是疏其條目道乎人主以其事者為公正其事者為姦邪以類相反  
凡二十條願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  
或矣 上深嘉納公每進讀凡所以啓迪人主皆仁義之音與夫  
前古治亂安危之迹其說以修身正心任賢容諫慎賞罰重守長  
勸農桑安邊恤民為要皆見於章疏至於造膝面啓必反覆陳之  
歲旱以 仁宗寶訓三事進且請詔臣僚直言得失罷五月朔視  
朝以避正殿詔太官減膳以示貶損又曰因災異求直言 仁祖  
聖謨也 陛下即位之初嘗降詔求言逮今五六年一日萬幾四  
海九州之廣豈無一夫不獲一事失當形於人言從而修之下可  
以感人心上可以消天變可不務乎高麗屢入貢所在不無煩擾  
公奏待之之禮宜損於前後其欲辭勿復留止且不遣報使使天  
下曉然知 陛下以安遠為公德不以來遠崇虛名知元祐六年  
貢舉奏罷參詳官徐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始視事留獄無慮  
二十人公審數精敏未及月廷無留事凡為開封者多略細務公獨  
省民事如他州日閱四牒誥五百號未盡五月盜賊畏爭訟息獄無繫  
者僚屬請以圖空言公曰千里之縣而無一人之獄此 上德所  
格豈守臣之功邪固請不聽復召入翰林兼侍讀轉對授 祖宗  
故事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召儒臣講說請 上視學從之七年六  
月拜中書侍郎既輔政知無不為是歲郊祀禮官議合祭以昊天  
有成命為言公曰 先帝定南北郊辨天地之祀此三代之禮也  
奈何復欲合祭於圓丘乎昊天有成命乃祀天祭地皆歌此詩故

曰郊祀天地亦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謹春夏亦合為一祭也哉三省樞府凡八人惟公獨為是說爭論不已公曰非天子不禮諸公豈可輕變邪父之辨於上前宰執皆言范某之言禮經也然上始郊祀宜並見天地公乃已熙河帥范育累奏阿里骨酷暴且久病族帳怨叛願降附乞招納河南八族開拓數千里之地坐獲數千萬之衆大臣欲從之公力爭言於上曰中國納夷狄之叛理固不順今阿里骨未有過温溪心比車叛否未可知若發兵應援先伐阿里骨降者不能必而無釁者先動矣大臣曰外事不可踰度姑使專之而責其成功公曰此雖漢武聞之亦不為也初公在翰林范育請以趙純忠節度青唐代阿里骨如拒抗即討之公奏曰彼自相殘以來求哀當從而綏之示我恩信此守在四夷之道豈可遣人刺候弼有離貳遂置番官而代之邪安得聽順而受代也臣恐邊臣之功未必毫髮徒啓夏國啓齒之隙狼子不伏之心及是再請公獨不從其後八族竟無降者而阿里骨恭順如前日育又奏進築汝遮納迷結珠龍川三城大臣聽其謀樞府亦欲連書以上公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馬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棄之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禍何時而息况板築之初蕃寇衝突勝敗未可知邪公於禦邊不欲生事上多開納水官陰為回河之計增堤坊進繩掃公固守前議又奏曰水官墜遇北流歲月既久洪流湍迅安得不激射奔赴東流而東流不能吞納為禍必轉大不數月東流決清曲復北入內黃而德清軍實被水患如公言公罷政之明年朝廷又命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同案視亦無以易公之議距公初使凡八年右相蘇公稽留除書以言者罷公曰同省也責不可追蘇公制下即待罪累章請補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徙知河陽河南寢疾薨士大夫知公者莫不哭之慟公天資純良內剛外和始筮仕慨然有經濟之意及在言職歷侍從位廊廟所言所行必窮盡義理好賢樂善以人材為急聞一善喜若己有性清約好施與自奉養如寒士而親戚族屬之貧者喪葬嫁娶必待而後具與人交始終如一立朝有本末要之至誠而已嘗語人曰吾於朋友未嘗為撓也

况事君平平生不忍蚤禦故多忤權勢無左右之助及大用數  
否事論議不少貶以而不甚歲而罷好學終身不釋卷經術尤長  
於詩文章精醇典麗有古人氣格所著詩傳二十卷文集五十卷  
內制集五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卷娶趙氏屯田郎中贈金紫光  
祿大夫宗古之女追封蜀郡夫人再娶宋氏職方員外端平之女  
封蜀郡夫人七子祖德右宣德郎句當京東卞卸司祖脩右承  
務郎句當嵩山崇福宮祖述右承奉郎句當西京糧料院祖義雄  
州軍事推官知開封府祥符縣丞皆謹厚而文祖德祖述屢薦試  
禮部祖義登進士第祖和右承奉郎祖臨祖言未官皆幼三女長  
適鄆州司法參軍鮮于群次未嫁孫男十三人澤湜漢浹測洑咸  
湜藏條液焄激女十一人前葬太學博士杜敏求狀公行事將上  
之太常史官諸孤請銘諸壙中祖禹少受學於公先公深友愛常  
曰汝季父所為皆可法 上之親學祖禹與勸講述英及公入侍  
祖禹固避不獲命父子先后講讀或同進對獻納左右公既輔政  
祖禹繼及為學士懇避得請公出藩 上恩復申前命與公同奉

內朝凡五年及出守陝將省公于浴而薨訃至何痛如之惟古之  
君子論譏其前人之美而銘之後世乃據杜君之狀取其繫朝廷  
大者傳信紀實不溢不誣哭而銘曰

惟我范氏	陶唐之裔	自蜀成都	世顯以儒	公來造庭
英祖親策	言人所難	帝獎其直	入補衮職	神考欽明
蹇蹇匪躬	帝諒其誠	置諸左史	以遺聖嗣	乃贊書命
乃議祥刑	必本于仁	必正于經	河決而北	朔方其咨
二聖命公	往視所宜	行其無事	惟禹是師	敷文禁林
入侍經幄	辨別忠邪	以裨聖學	中書基命	考慎其人
登貳宰司	帝屬良臣	公拜稽首	惟艱于茲	在始慎微
庶終不隳	事有可否	惟獻替之	秉義執德	匪石不移
入輔出藩	四國其治	天奪之年	不究厥位	有洛之南
實惟土中	刻銘幽宮	以詔無窮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

蘇丞相頌墓誌銘

昭公曾

肇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蘇公薨于潤州計聞上輟視朝二日贈司空走中使賻恤其家葬事官給崇寧元年十一月丙申葬丹徒縣義理鄉樂安亭五州山之東北阜維蘇氏出帝高陽之後昆吾之子封於蘇子孫因以爲氏在周忿生實爲司寇其後建武父子純章祖孫俱顯于漢章後十有三世而緙威復顯周隋又三世而瓌頰相唐聲烈益大至本朝而公父子又以儒學顯公起書生致位丞相歷仕五世爲時元臣退老子家始終一德可謂盛矣瓌世家武功元和中曾孫奕卒光州刺史始家固始又四世孫益隨王潮入閩生光誨仕閩爲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遂爲同安人當開寶末平盜有功歸朝擢左屯衛將軍官其子左衛平盜時其子得盜所募人名籍千餘紙焚之左衛聞之喜曰兒有陰德其後必大是爲公曾祖諱某贈司空司空之子舉進士不合改授武職終左屯衛將軍諱某贈太師福國公是生公考諱紳以賢良方正起家被遇仁宗入翰林爲學士議論文采震耀一時有傳國史贈太師魏國公葉潤州故今爲丹徒人公曾祖妣張氏祖妣劉氏翁氏妣陳氏封代隨徐魏四國皆太夫人公諱頌字子容性警敏甫能言應對不類常兒旣就師孝力省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據上游是時魏公方處顯公深自刻勸敝衣徒步所交皆富世豪雋魏公任子當得京官辭不就再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其科調漢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官徙知江寧縣有能名丁外艱服除爲南京留守推官歐陽文忠公時爲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賴以治皇祐五年近臣連章薦公召試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九年庶常靜自守宰相富鄭公韓魏公賢之問所欲懇求補外二公益稱懇懇以知潁州仁宗山陵調發倉卒公爲度土產有無高估緩期期官自爲市民不知擾而課取他郡潁人德之還爲提點開封府昭鎮公事建請浚自盟白溝圭刀四河以疏畿

內積水增西北諸縣屯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水菑盜起長垣至  
賊殺官吏如公慮入三司爲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出爲  
淮南轉運使 神宗自在潘邸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  
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公不爲動  
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謹言虜有變救兵  
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 上聞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  
益知公爲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數月召修起居注判尚  
書禮部祠部三司磨勘司太常寺熙寧元年擢知制誥歷知通進  
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告院判司農寺知三年禮部貢舉公在審  
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  
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  
恐汚厚衣冠仲宣繇此得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  
上方勵精爲治急於人材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召見擢太  
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未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者  
任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再下公

言 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 真宗以來雖  
有幽人異行不至超越資品今定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  
稱旨便授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致也疏入手  
詔召公對 上引近詔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爲言且曰格命久  
將得罪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言則是懷姦固位  
此尤 陛下所當罪也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爲選人設是時敏  
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  
迺與大臨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爲中寢公以守職不回紉  
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雖風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負擔石  
不充無愠色歲餘會恩得知婺州徙亳州歸句當三班院加集賢  
院學士未幾出知應天府時更三赦大臨已復從官而用事者抑  
公止授秘書監歲中復召爲三班院知銀臺司會吳越飢擇守  
上曰蘇某仁厚必能拊安吳人廼命知杭州補敗救荒恩意戶至  
嘗會實屬有美堂或傳隸將兵謀竊發州人恟懼公密使捕首惡  
十數軍付獄終燕談笑如常坐客莫知也踰年召修國史提舉中

太一宮進諫議大夫元豐初權知開封府聽決精敏 上以為能  
會有人告僧犯法事連祥符舊令孫純而所告法不當治公杖告  
者遣之或謂公縱純罪有詔推鞠獄成公坐失出杖罪而已御史  
舒亶奏公與純連姻不可以失論降秘書監知濠州是時公女新  
嫁李徽之子純蓋李出於徽之屬疏李族大公實不知也公在開  
封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為群婢所殺事獄具輒為法官所駁  
或謂公或寬世儒夫婦上以詰公且曰此人倫大惡母縱有罪公  
對事在有司自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復  
移大理寺大理奏世儒妻母因緣大且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  
濠逮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某誣人死不可為若自誣雖  
重得罪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 上閱獄詞疑不直詔更  
劾實御史推窮迺大理丞賈種民增損囚詞以為有請得其禁于  
獄吏家於是種民抵罪而公得白顧嘗因人語及世儒惟滄事公  
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郡歸班公雖坐吏議絀而 上眷不衰  
歲中起知河陽亶復言未當遽與藩郡公亦辭行改滄州入辭

上曰 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也如卿直道久  
而自明公頓首謝到滄數月後太中大夫召判尚書吏部時亶知  
制誥論公復官未應法詔以舊官判公嘗建請歸諸司於尚書省  
以復唐舊至是命公詳定官制尋復太中大夫官制行罷集賢院  
學士進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及車駕視省恩再遷光祿  
大夫母突在告 上怪不見公使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就問趣出  
視事亶母喪再遣中人弔卹法賻外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服除授  
刑部尚書詳定敕令俄遷吏部兼侍讀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  
月拜尚書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歷典四選銓  
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  
服而去其修敕令必本大躰為侍讀多所啓迪及登承弼論議持  
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未當  
亦不苟從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公謂  
易論事不避權勢號為赦言更赦除州非允論於簾前未決而侍  
史楊畏來之邵劾公稽留制書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許固辭老

病八年三月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出知揚州明年除知河南府公力辭行復知揚州王上書還政授中太一宮使紹聖四年再言歸廼以太子少師致仕 今上即位遷太子太保亮年八十有二前亮一日猶接對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天資闊厚有犯不校至抗日人或以事厲公不荅既而其人當言路數排迹公公不自辨亦未嘗為人言也凡所施為主於寬恕故天下推為鉅人長者存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築第京口僅蔽風雨比亮來弔哭者見其服用似素皆歎息而去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曆下至山經本草訓故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為人言塵壘不絕學士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有所制作公必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諮訪公必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 上未嘗不嘉嘆焉至於因事建明著在臺閣如論郭皇后廟律講非師臣不當坐講之類其言甚衆蓋不可一二舉也修官制時議者欲分文武選於吏兵部 上謂三代兩漢初無文武之別公奏唐制吏部有三銓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宜分左右曹以主兩選每選又以品秩分治之於是四選之法定焉它所訂正類如此 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牘往往散逸命公攬拾次此為書再其品而成合二百五十卷書奏稱善賜名華戎會衛信錄前後再使契丹熙寧十年冬至本朝曆先契丹一日公適在虜中虜疑彼此致慶當孰從公為言曆家筭術小異則遲速不同各從本朝曆可也 上聞善之嘗奏詔校曆因奏製渾儀時稱其工後日官言其非是詔近臣覆視以公法為密卒不能易也又嘗與補注本草詳定天下印文多所釐正元豐中進士唱名於集英殿有暨陶者主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公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問何以知之公對三國時有暨黠造管府之論其後問陶鄉里廼崇安人 上喜之曰果吳人也公為文章馴雅有軀尤為宋元獻公兄弟所稱有文集若干卷上累勅上柱國爵公開國趙郡邑戶四千七百實食一千三百元配凌氏吳國夫人屯田郎中景陽女繼室辛氏越國夫人駕部員外郎有則女六子熹嘉朝奉郎駟朝散郎詒承議郎京奉議郎馮通直郎三女次二前卒左朝議大夫

李孝鼎胡散郎劉館襄州錄事參軍賈叔其壻也孫男十九象先  
奉議郎趙厚承事郎德輿行冲李輔皆承奉郎其未仕女十二  
嫁者六人曾孫男女十三人初公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尚亡恙嘗  
為公道其平生出處施設本末且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其後  
公更踐內外以至得謝辭齒名德畧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  
也已銘曰

蘇姓之興 自周司寇 列用中罰 有蕃其後 更漢逮唐  
史不絕書 將相公卿 父子紹居 遭亂南遷 俟時而顯  
英英翰林 施不及遠 是生僕射 為宋世臣 德以承家  
學維發身 其學伊何 海涵山蓄 問無不酬 鍾叩龜卜  
其德維何 玉質金相 見於言行 規圓矩方 不競不綌  
則維其常 當義必爭 君子之剛 身有訕信 色無欣戚  
吾維黨讎 人孰惡斃 晚躋鼎軸 師保東宮 五朝元老  
勇退齊終 樂安之亭 棲魄于此 尚對前休 公多才子  
王學士存墓誌銘

文昭公曾

肇

公諱存字正仲姓王氏其先金陵人也後徙潤州之丹徒又徙丹  
陽世有潛德歲飢公大父出粟為糜食餓者活數百人開跡儲慶  
歸成于公公幼喜讀書年十有二辭親從師問學江西五年而後  
歸是時學者刻意彫篆公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驚自  
以為不及慶曆六年進士及第主秀州嘉興簿遷越州上虞令豪  
姓橫恣殺人縣莫敢詰公至首按以法州吏受賕變其獄公反得  
罪去父喪服除補密州觀察推官公少有立志雖為小官修潔自  
重首為歐陽文忠公所知治平中召正獻公判國子監薦為直講  
又用趙康靖公薦召試擢秘書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校集賢院  
書籍入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條例就除檢詳兵房  
文字力辭不就以母憂去還判鼓院歷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  
常禮院兼承事公故為王文公所厚是時文公執政數引公論事  
不合即謝不往嘗召見便殿其言無所附麗累上書陳時事因及  
大臣皆人所難言者 神宗察公忠實無黨鄉意用之會修 仁



宗英宗史即以爲編修官又命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元豐元年  
修起居注館伴高麗使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  
常寺秘閣秘書省奉使契丹還兼提舉官誥院公在館十年不少  
貶以干澤及爲上所識擢益自感勵初條起居注即乞復唐正  
觀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上聽其言故事左右史  
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票中書俟自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  
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爲令自公始也及在侍從適議更朝制  
疏言宗廟重事不可不審又論圓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  
郊如周禮後皆如公說官制行上尤嗾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  
來有緣議論得罪或誣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隨材召  
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自是收拔者甚衆其補助將順類如此  
又嘗論赦令出上恩公罪異私慝而此歲議法獄者多乞不以  
赦降去官原減官司謂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片  
便頓稍更其法執政見之不悅而上察其誠不以爲忤也五年  
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允都人傾賴縣嘗上大辟公  
疑其寬一問果平民縱去有司言京師並河居民盜賊叢聚限以自  
廣請盡責培繕復故又按民虛冒官道者請乘心檢之至華表柱止  
已有詔施行二役謀出中人衆莫敢議公獨曰此吾職也入爲  
上言即日詔罷都下驩呼相慶在事二年因園囿空或准官或賜  
金帛手詔嘉獎數以疾求解不許進樞密直學士留之公辭益堅  
改兵部尚書遷戶部會神宗山陵財費仰給戶部不踰時告足  
而宰相乘間徙公復爲兵部充山陵鹵簿使元祐初復還戶部固  
辭弗受識者疑之詔還省官舊職復除樞密直學士累遷朝散大  
夫明年五月拜中大夫尚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公在政府遇事  
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連章論抃且曰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黨  
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覲不當罷諫  
官自公在兵部時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公言如  
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  
便而隳已成之法及執政又有建罷教畿內保甲者公復言今京  
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

不憚艱難而爲之既已就緒無故而發之不可時四方奏讞大肆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又言比發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夫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二三大目九佐佑之公言故道已高水性趣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累章力爭卒輟其役公既中立自信不爲詭隨一時公議翕然歸之然亦卒以是去蔡丞相確賦詩安州吳處厚者上之以爲怨訕諫官交章請行誅竄公與范丞相純仁或顯言或密疏策後留身簾前舍另固爭以爲不可確貶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確再貶新州公與范丞相皆罷公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時四年六月也初公在熙寧中論事已爲范丞相所推及偕執政趣又多合已而俱罷天下稱之然公與人不苟相比前論不當罷教畿內保甲者乃范丞相所建也公復爲兵部時蔡丞相實當軸而公志在解國不以怒遷士大夫益知公賢歲餘除資政殿學士徙知青州未行改揚州復召爲吏部尚書遷太中大夫公春秋

寔高志氣益壯時在廷朋黨之論稍熾公入對首言人曰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朋黨類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亦願陛下察之豈是復與任事者不合請老不許即求補外除知大名府辭行改杭州公爲政平易務順人情所更三州皆見愛在蔡奏罷民賦遠輸在杭沮鑿龍山河二州尤以爲德紹聖初復告歸得提舉江寧府崇禧觀而懇請不已進右正議大夫致仕異時前執政致任何受東宮官至是議者指公在兵部時嘗上疏請歸西夏故地以爲有所傳會然公疏謂先帝本以秉常被囚母黨重國故舉兵西討是爲問罪之師有德於秉常也今秉常以梁氏之喪來告則宜歸其故地以章先帝之誼而收秉常之心其大旨如此跡公兩朝前後所論豈爲傳會者哉賴哲宗察公有素然猶叙其因與後言者論公嘗爲謝景初辨理罪名又降通議大夫今上即位連進左正議大夫建中靖國元年七月辛未薨于正寢有星隕于其第享年七十有九計開上

輟視朝一日贈左銀青光祿大夫九月乙酉葬丹徒之義埜鄉僊  
風里累勳上柱國爵丹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公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  
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  
王其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  
故而其守一道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藐流落者恩意尤篤少時  
師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公貴求得其第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  
身其自奉甚約而喜厚賓客揚潤相去一水公守揚時援故相劉  
得歲時過家上冢乃出賜錢五十萬賙給閭里又具牛酒曾父老  
數百人親與酬酢皆歡醉而去鄉黨以爲美談嘗悼近世學士貴  
爲公鄉而祭祀其先但循廢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如古  
法公唯一兄蚤世事寡嫗甚謹拊其子如已出又官其二孫退居  
丹陽且十年不以一毫擾人旣歿鄉人哭之皆哀而四方有識之  
士又爲朝廷惜也嗚呼可謂大雅君子不吐不茹者矣曲大父諱  
某贈太子少師妣朱氏昌元郡太夫人祖父諱某贈太子少傅妣  
包氏太原郡太夫人莫氏丹陽郡太夫人父諱某贈太師宗國公  
妣陳氏吳國太夫人初娶謝氏知制誥絳之女贈永嘉郡夫人後  
娶胡氏兵部侍郎則之孫今封吳興郡夫人婦順母慈咸習孝道  
子男八人徹後術微律復從衍皆孝謹好學能守家法術通直郎  
律宣義郎衍承奉郎餘或仕或不仕皆先公卒一女嫁朝請郎張  
璉孫男五懌愷承務郎惕悌未仕孫女九嫁者一人商豐曾續  
其壻也公爲文典實不事浮靡如其爲人有集五十卷藏于家銘  
曰士奮孤艱必於仁義一獲所求視同傳置孰能無遠終食之間  
耄期不乱公也尤難公生江南其始則微釋耒從師如川有歸方  
苞方阜卒飽吾飢廼築廼削宮成巍巍始集書林遂巡戩翼晚遇  
明聖終躋陪側陟降兩朝忠言正色不比爲同不沽爲直如繩之  
縮如砥之平彼有贅虧我無將迎豈惟不回勢利之際可質死生  
捫心無媿貴富而壽在人豈無鮮克如公以有終初右明我我江  
水在下萬世奉嘗是韓公墓



